

造就故事(卷二)(倪柝声)

1. 【与慕勒一点钟的谈话】查理马逊牧师，曾于慕勒晚年的时候，往见慕勒与他作一点钟的谈话，蒙他的训益不浅，遂述他们谈话经过去（以下是查理牧师自述）。

一年夏天我去见慕勒。遂到毕力士都山上，慕勒所盖的孤儿院。院的建筑，极为宏伟可观，建筑费可达六十余万元（美金）。孤儿二千余人。院屋共五座。第三座即慕勒的住屋。我遂到他的门前，摇门铃。不久一孤儿出，问我来意，就领我到谈话室里。那时慕勒已经九十一岁了。我一见慕勒就生起恭敬的心，正如利未记第十九章卅二节所说：『在白发人面前，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。』

慕勒看见我，就和我握手，表示欢迎。我们对于神所尊重的仆人，每却见他的面，但是见他的面，还不如和接触，一瞻他的丰采，彼此神投意通那样好。我和慕勒那回的见面谈话，真是有这样的光景。他开诚教训我、勉励我，并与我祷告，把他所得的恩典分给我。那样的谈话，真令我不能忘却。

在那一点钟中，我就知道慕勒所得属灵能力的秘诀。他说：『神是何等诚实的，他未尝忘记了他一切的应许。他没有一次亏负我。七十年来，关于此处工作的需用，他都完完全全的供给了。收养的孤儿，至今已达九千五百多人。他们未曾饿过一次。并且他们所吃的，都非下等的饭菜。有时我们一文俱无，似乎不能过日，但到我们急需之时，天父的供给就到了。

神加我力量，使我单单的倚靠他。我靠祈祷所得的款，至今共有一千四万镑。每年我们费用，至少五万镑，均由祈祷而来，未尝向人提捐。神自己能感动他儿女的心，使他们帮助我们。当我们祈祷的时候，神就作工，神真是可靠的，感谢赞美他。』

我就问说：『慕勒，我曾读过你的历史，觉得你之信心，常经许多试炼。现在还是那样么？』他说：『是的。而且我的难处。现在比从前还多。除了我们经济的困难，还有许多的难题，就如聘请合用的工人，帮助我们的工夫，安排合宜的地方，安顿续来的孤儿等等。因孤独陆续而来，有一次多至数百人。我们的经济，并非常常充足。我们的难处，当不难见到。

但是我们当困难的时候，总是专心祷告，信靠我们的主。前一礼拜我们的款将竭，我就请我同工的朋友，恳切祷告。过不多时，就有人送一百镑来，不久又接到二百镑，后又接到一千五百镑。我们的主，真是可靠的，因他说：「我总不离开你，也不丢弃你。」（来十三：5。）

我们可以大胆仰望他，为我们成就大事。他的能力，是无可限量的。愿一切的赞美归于他荣耀的名。他为我们成就了大事，我们要赞美他。他为我们成就了小事，我们也要赞美他。主给我一万二千镑，我赞美他。主给我六个便士，我也赞美他。』

我又问说：『慕勒，你曾储下款项来么？』他就答说：『这是太愚拙的法子。若我储下未项来，当我缺乏的时候，我怎能求告主呢？主将对我说：「慕勒，你把你所储蓄的拿出来。」我从来没有作

储蓄的意思。我们的款乃储蓄在天上。永生的神，是我们的一切。我信他能给我二十个便士，我也信他能给我数千镑。我们信靠他，总不至于徒然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」（诗卅四：8。）』

我又问说：『由此看来，慕勒所有的款，都是用在主的工作上，未尝留下为自己的用处么？』慕勒一闻此言，就轻轻的把他的外衣解松，方方正正的坐着，面貌上呈现出一种安静默想的样子。两个眼睛，直视我的面上。那时他那样尊重可敬的面貌，和那明亮不昏的眼睛。直感动了我的心。不止读了一篇美好的讲道稿。

不久，他就慢慢的，由他身上取出一个钱包来，交在我的手里，说：『凡我所有的，都在这里。就是一文钱，我也不敢留为自己的用处。无论何时，我接来一项的款，我就献给神。有一次，我接到一千镑，我也不以为自己的。此款乃属于我所事奉的神的。我不敢为自己留下什么，恐怕羞辱了满有恩慈并为万有所属的主。』我就把那钱包还他，他就告诉我，钱包中所存的钱若干。

慕勒虽然年纪高了，仍然热心为主作工。他说他传道所经过的地方，有四十国。旅行中一切的需用，都是由主供给。来听道的男女，多从各国而来，每次千余。他的题目，多注重简明福音的要道；并勉励信徒全心信靠真活的神。传道之前，他就迫切祈祷，求主赐他信息。有时他到了讲台上，主的信息才到。有时他费了一礼拜的工夫，等候主的面前，要得他的信息。

我又问说：『慕勒，由此看来，你每天跪着祷告的时候多么？』他答说：『我每天总要用些时候，跪着祷告。但我无时不在祷告的灵里。或走路、或躺下、或起来，我都是祷告。主常常听我的祈祷。我的祷告，蒙了允准，不晓得有几千万次。每遇一事，既确实知道了主的旨意如何，就恳切祈求，直到这事成就。从没有祈祷了许久，又停止了。』他说到这里，他的声音甚为雄壮，面上显出喜乐。

慕勒又说：『多少的灵魂，因我的祷告蒙了拯救。在天上我能遇着千万。祷告的秘诀，就是不要灰心，总要常常祈求，直到蒙主应许。我曾天天为我朋友的两个儿子祈祷，至今已五十二年，他们还未得救。但我信他们将来必得救。我靠着神永更改的应许，我的祷告必成就，现时神的儿女，最大的错处，就是不能忍耐着一直的祈求。

我们的主，真是仁慈满有恩典的。他虽然住在天上，也肯与我们卑微的人交通。我不过是一个污秽可怜的罪人，不配蒙主的恩典，但他听我的祷告，不下几次。他赏赐给我的，真是过于我所想所求的。主且用我作他的器皿，引导人走真理的路。我不洁的嘴，也曾传述主荣耀的福音，使更多人蒙了救恩。』

我又问说：『慕勒初办孤儿院的时候，曾想到此院有如今日这样的发达否？』慕勒遂略略为我述孤儿院的缘起。并说：『我只信神是与我同在的，他必引导他的子民，走从来所未走的路程。神的同在，是我的倚靠。我惟专心仰望他。我自己不过一失丧的罪人，我所配有的，就是地狱。惟主恩浩大，拯救了我。我得救以后，虽然我的旧生命还在，但我已脱离了罪的生活。恨恶罪恶，和喜爱圣洁的心，均天天在我里面增长。』

我又问说：『慕勒事奉多年，曾遇及使疲倦灰心的事否？』他说：『我曾遇及许多这样的事。但我信靠神我的心安息在他的应许中。他所说：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」（赛四十：29.）的话真是可信的。在六十二年前，我在一处讲道。自觉讲的不好，不能造就人。惟数年后，我闻有

十九人因那次所讲的蒙了恩典。』

我又说：『慕勒，我也多次灰心，今惟望主施恩，赐我力量。慕勒有何劝勉就望赐教。』慕勒说：『亲爱的兄弟，主必用你、祝福你，只要你仍旧向前。第一要专心倚靠他。凡事倚靠他的将你自己和你的工作交托在他的手里。你若有何新的作为，就要问此事合于主旨否？是否为荣耀主名而作？若不是为主的光荣，于你就无益处，你就不可作。若你确实知道，是为主的光荣，你就可以奉主的名进行，求主成就一切，不可中途灰心，总要多多祈祷。你的心不可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你。若主的恩典，迟延未到，只要再祈祷。并要托赖主耶稣的功劳。这样，你的工作，和你的祷告，方能蒙神悦纳。』

我听了所言，默然受感，泪夺眶而出。慕勒遂往别的房中，取了一他自己的见证来，书面写了我的名字，要以送我。他去的时候，我就有机会细看他房中的陈设。所有物件均平常适用的物，与慕勒的见证相称。因慕勒常言，凡神的儿女，不可在外观上过于注意。

我们的主，是温柔谦卑的。他在世的时候，连靠头的所在也没有。我们作他的门徒，那可奢华虚费呢？在他书桌上，放一本的圣经。经中字大无串珠，我想这圣经就是他日夜所默想的。他真是神所兴起的人，使世人知道属灵的事并非迂阔。并使人知道，倚靠神有何等的福气。

我与慕勒谈了共一小时。他经历世途九十一年，乃属灵争战中得胜的人。在神前有能力的人，如摩西与神说话与朋友说话一样。所以我在这一点钟里，好似升到天堂了。临别我们跪下祈祷，他的祈祷，十分简单。他说：『愿主更多的祝福在你面前的仆人，也求主引导他，他能将今日所谈论的写出，靠主耶稣的功劳，阿们。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2.【尚有多时】亚比该是一位女信徒，一天她乘着电车往某处布道。她坐车上。手持着好些福音的传单，她慢慢地去挑选。『这是一张短的，哈，我要把它送给这位车长看看。』这张传单的题目，是很特别！《地狱在那里呢？》这传单是论一个好讥诮的朋友，发一个问题说：『你能否告诉我，地狱在那里呢？』他的朋友静思一下，主回答说：『能，我告诉你，地狱乃在一个不信主耶稣之人的生命之末了！』这张传单所论的，就是如此。

亚比该既把此传单送过来，那车长一看，就很不喜欢的对她说：『你常常把这种的传单送我，大概你总想我是个顶坏的人，但我却是与写这张传单的人一样好呢！』这女信徒回答说：『噫！圣经告诉我们说：「人心比万物更诡诈」（耶十七：19。）阿！你我的心！这句话不甚悦耳阿。』

『好，但我是个少年，我尚有许多时候去思想这些事呢？』『是的，然而请你试到墓园里去看看，那里的坟墓岂不是有大的、小的；如你身量大的墓那里也不少阿。』但这车长却笑起来说：『我尚有许多时候，今天下午我有假期，我应当利用这光阴去作乐。』车到了，亚比该快要下车时，她又转过来对车长说：『请你记得，时候不多，你何必时入无基督的坟墓里去——地狱。主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！』

从此二人分手了。这俊秀、强壮的车长去作乐。亚比该就去探访人家。后来她赴一个女的祈祷会。虽然那里只有七位妇女聚集，但她们都开声为这车长祷告。她们的祷告是徒然的么？

第二天，亚比该又去某条街仍旧作这送传单的工夫；她又乘那辆车，希奇！昨日的车长不见了！那新车长就近她问道：『昨天是不是你送一张传单给昨日的车长呢？』她回答说：『是我。』『咳，那车长死了！』亚比该顶希奇的探问说：『果然是真的么？他到底是怎样去世的呢？』那车长就回答说：『昨天你和他谈道时，我也在车上，他去后，就是我顶替他。他去时，想由这辆车跳过别辆车，不幸跌下，被轧而死了！』她听到此忽然昏去，不省人事！咳！这是太可怜，太可惨的一回事！这位车长，是那样强壮、那样活泼、那样年少！而今去了！可怜！去到何处呢？往无基督的坟墓里去么？

亚比该带着苦痛和病弱，后来乘着别辆电车回去，忽而，那车的车长向前来，问说：『你可是昨天拿一张传单给「C」号车的车长么？』『是的，是我，一切我都知道了，我不忍再听，请你莫说？』『是的，但是你知不清楚。我与他同进医院，他死的时候我还在旁。』『哦！他不是登时即死的么？』『不是：我与他一直到今晨七点四十五分。他对我述你的形状说：「很容易你会认出她来，因为她常常带着一本圣经，并常是坐 C 与 G 号的电车的。请告诉她，我不是往一个无基督的坟墓里去。我已经接受她所告诉我的那位救主了。」现在，女士，若是你要效一点劳，请你去安慰他孤苦的母亲。』

『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（耶稣）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』（约三：16.）『他（耶稣）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』『看哪！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！』（林后六：2.）一九二七年七月《基督人报》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3. 【**亮光和生活**】有一次慕勒对皮尔逊博士说：『我所爱的弟兄，主在圣经上已给你不少亮光，也要叫你确当的负责去实行。顺服主而行在这光中，你就要得着更多；不然，主就要反不所已有的收回去（太十三：12.）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4. 【**风吹**】一日，在赫贞江上，有个人很愤怒的把一张别人送给他看的传单撕得粉碎，丢到河里去。奇异！一阵风把一片碎片吹回，且送入他的衣袖里去！这张碎片只有『永远』两字，那人登时就被这『永远』两字提醒，他想到自己不敬虔的苦况，并指使他去『趁耶和華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。』（赛五十五：6.）诚然，『风随着意思吹』阿！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5. 【**不至撇弃**】高白会督，（在耶路撒冷）一次往亚必新利亚旅行布道，忽然他大大灰心起来。他遇着许多艰难和险阻，好像他所处的是荆天棘地，因此，他就想神撇弃他。他找着一个山洞，进去，他就用许多时候去祷告，他细诉他的苦情，和被撇弃的光景？

高白会督祷告了又祷告，在主前倾心而吐意。那洞是黑暗的，但当他在洞许久，他的眼睛就很习惯了，所以他略能看见；他见一项凶猛的野兽——土狼——和它的小狼，卧在一旁，与他很近。神却保护了他，这曾不独不过来把他吞噬，就是连动也不动。神的手，就是在他想，被神撇弃的时候保守了他，不至粉身——原来奶子的土狼比一切的猛兽都凶暴！他平安无恙的出来。

神若开了我们的眼睛，在我们想自己是被撇弃的时候，我们将要看见神何等完全的保护我们脱

离许多眼不能看见的危险与祸灾；这样，最灰心的时候，恐怕就是我们最可赞美主的时候了！『因为主曾说：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」』（来十三：5。）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6. **【复兴】** 一个迈尔包毛的商人，渐渐的在他基督人的生活和工作上冷淡了。他让商业和钱财等事把种子挤住了。某日，他进入教区会议室，他忧伤若狂的伏在地板上。那位牧师说：『这种心灵中的忧愁，到了极点，是我事前事后从未见过的，我所说的一切话，不过是使他的忧愁更大，如同火上加油一般。他狂妄的忘恩和他渐渐地悖逆神，像是要把他的心拉出来似的。』

第二天，他的忧愁变作满口行赞美，哈利路亚。他站起来说：『我的同乡们，我本来的欲望是要向上，却不是向前，我也是如愿以偿了。现在因着神的恩典，我不再作那贪心吝啬的商人；我盼望他这人是永远过去了。主的十字架现在盖过了我的众罪；我已往是在他宝血之下；我也把我的商业、我的家产，和我的生命放在主脚前。』

有一天他两岁的儿子爬在他膝上，说：『爸爸，唱荣耀——。』他就唱儿童赞美诗：『在天上围着神的宝座。』他出外办事去了。这孩子跑到街上去玩耍，一辆车从路的转角冲过来，——就有人把这无气息的小子身体带到屋子去。当他父亲俯视这小血人时，一个声音似乎是回到他的耳际——『爸爸，唱荣耀——。』他就唱了。

托美资是南冰洋群岛中的呵海安岛王。在一八一八年，他接受了福音，就有设计谋害之者。但他们的诡计——包括烧死所有基督人——被人查出；在这班拜偶像的人们上岸时，就被克服了。他们现在想是必定要死的了，那知他们惊讶的看见一桌子贵价的筵席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根据着主的教训，是摆着请他们吃。

当中有人甚至惊奇到不能吃的地步。末了，他们中有一位酋长，站起来说；因被他们的爱心所胜，此后决不会拜偶像；不数日后，岛中无一偶像之余留，也无一个拜偶像者之存在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7. **【甘于不知者失败中的得胜】** 他是一位很有学问和礼貌的人，却是一位甘于不知的人。即使心中有什么，也不在表面上显露出来。他所游历的地方很多，常常去探望亲戚。他亲戚中有一位就是他的寡妇，是基督人，他常请他到他家中，去深为他对圣经的态度忧伤。

有一天，我收到他的一张请帖，请我在筵席上与他的侄儿争执他那不信神的观念，就是他和他的女儿们曾与他争辩过，而他们——『可怜的妇女们』——不能回答的。我乐意的去了，在桌子上，我和他正是相对而坐，过了不久，他带笑地对我看着，就说：『你信那洪水的故事么？』『每一个字都信。』『在这件事上，你的神必是一位毁灭人类的恶魔了。』『正相反的，他毁灭了类，以救人类，证明他的智慧，和他的良善。』『你决不能在这件事上使我信服。』

你不要说得太准确，你是一位医生。比如你注意我，看见我膀臂内有一致命的病，你说把我的膀臂割下来。你说不说你所作的是像一位恶魔所作的呢？洪水以前的居民与人类的比例，比人的一只膀臂和他的全身的比例，更是小得多，属灵地盘的相差，并不碍及原则。进而言之，割去一只膀臂，必需割去手和手指。人们，当他们败坏他们自己时，也就败坏了他们的家庭。——比方：那些

醉酒的人。那只膀臂可以代表那一个人，手代表他的妻子，手指，代表他的儿女。难道你必须是恶魔，然后来割断我的膀臂么？

『决不是的。』『这样，你还有什么辩论的话么？』他很恭敬地，很觉悟地承认他是败了，却急促的说：『若是你信神预知人类的困苦，无论如何，不能在创造人的那件事上辩护神的动作。』『在此，你又错了。这举动和他人生关系的恩赐，证明他的良善和智慧。』『这是不能的！』『不见得罢。比方：我们是双生的弟兄，在我们成人时，我们的父亲给我们每人五万镑。比方他早知道我要浪费我的一份，你却增加你所有的。——难道因为我自遭的困苦，就会使你否认你的快乐么？』

『是的，这是必不能的。』『在这事上，你必当承认神的良善和智慧，是在创造人类的事上显明了。』他显出羡慕的态度和觉悟来，承认这个辩辞，但他坚持的说，用自由的意志来扶助他必是错了，并且这种动作，是不能辩护的。

我回答他说：『在那件事上，你不能看见神的良善和智慧。你是一未婚的人。比方你要娶妻，你也必需在两个女人中拣一个，一个是没有意思的，那有意志的，在每一点上反对你的意志——你要娶那一个女人呢？』『自然是那有意志的女人了！至于那一个必是一堆泥土。』

这一班女亲戚都大大的喝彩，欢迎这个承认；这位医生不再说什么话了。我们变成好朋友。他不再作甘于不知听人，在公众面前表示他信耶稣基督，且以他相称基督人的行为扶助他所表示的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8. 【大发明家爱迪生寻求真理】摩楼菲力（Philip mauro）在他所出版的报上宣布他和爱迪生的一次的谈话。事情是这样起始的：数日前，这位主笔内心觉得有一意思要写信给爱迪生，论到他自己的见证，就是他心中和良心中的不安，就是因信靠耶稣基督而得的。结果，爱迪生请他到自己的化学室去晤谈。他住在纽裘首的扼朗奇。爱迪生现在是八十岁了；他头脑的敏捷，仍是显然可见。他一生对于那些看不见的事物的观念，——神，人的灵魂，将来的生命等等——是极端怀疑的。

但是，在他有如落日似的余年中，却存着一个要知道真理的心志，他已实行查考这些大事，然而他仍是坚持着要有证据。『我要事实』，是他素常查考观念的态度。因为爱迪生是聋子，所以这位主笔很难和他谈话。

但是，这并不为害，反而有益；因为他应该要留心去读阅于讨论此事的一封信。像他这样的风烛残年，却回头郑重的注意到这些大事，岂不是一件超乎平常的事么？我们又岂可不存盼望的心；求神施恩以光照他呢？各位读者，你愿一同为此事祈祷，以待此事之结果么？

摩楼菲力，所写给他的信是这样：爱迪生先生：我很欢喜再见你的面，再听你的声音。更好的，是昨日谈话中论到的事，使我更多的去思想它。你要事实，我亦然。一个明理者的信仰，必不凭依任何『非属实』的，胜于凭信『有证据的事实』，因此就给你一个事实。

神（就是你恭敬地称为『最高的知识』的）爱你，要你以爱相报答。虽然我的拜访和这封信，不能算是满意的见证，使你满意；但神是看顾爱迪生多马这个，你可以等着。

又一个事实：神是光。我如何能知道呢？只有一个法子使我晓得，就是能以知道光——因着实验。因为光的本性是只让实验的知识把它显明出来。我是对一个人说话，就是对那比一切生在这黑

暗世界的人，用多的工夫以发明人造之光的，或者他也对于光，在实验上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些。那末光的本性和存在，如何能被一位一生之久关闭在黑暗小室中的人所证明呢？这只能用这种法子，就是开一窗户，光就必进来，也把自己证实了。

我说这个，是因你寻求生命奇妙的分解，也用天然界的比例以寻求灵魂。这是很好的。许多真理能用这种法子得着；如同白脱罗（Butler）所著有名的比例书已丰富的彰显似的。我盼望你要继续你的发明，也是照着你贯通的方法；因这是你工作中所最注重的。与此相关的，我要叫你注意到一又清楚又确切的比例：是你所要求的明证的特色，只能用实验来得着。

在我个人，我知道神是光，他对于那些禹着他开门的人，就把光射在他心里，在二十三年以前，我已把这事置诸实验，此后，就享受灵光的自觉。并且我的经历，也就是千万人的经历，让我提醒你，光决不会勉强的从一严闭的地方进来；若留有一线的小隙，它就进来——把自己证实了。

照样，基督就是那『真光』，决不反对人的意志，勉强的进入一个人灵魂的房屋里去。然而却一直等在门外；若是有要他的，他就预备进来了。所以你若愿意，就可以有这证明。因为事物的本性可以用试验显明，像紫罗兰的香气，落日的颜色，或是蜂蜜的滋味。这本『好书』，你叫我不必引用的，说：『你来看』，『尝尝滋味而后看』。这不是确切合科学的理么？

你确已作了那益人的神的工作，就是把天然界的黑暗照亮了。然而尚有一个属灵的黑暗。所以当照着这个比例去作，它就要领你直接得到真理，和人生存在完全奇妙的分解。（下略）一九二七年十月《基督人报》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9.【麻疯者的故事】有一岛屿，其上居民，乃是从各国各地来的长大麻疯的人。内中有一荷兰妇人，她的病已沿着她的口和她的两手上发现了。她有三个儿子，都是和她同住在这岛上。一个儿子只有十六岁，可是这种病已经在他脸上显出利害的蹂躏。

只有他的父亲未受传染，他是单独的离开他们住在大陆上。在这可怜母亲的房里，一张大硬纸片儿是悬挂着，上面有两个油印的大字『耶稣』。她说：『哦！我没有他——主耶稣——我要怎样才好。』

在他们隔壁住着两个英国人，各人住在他们自己的茅草房子里。他们两都是完全被这病害得不成人样子。一个已在这岛上过了十九个长的年头，那一个已住了二十五年。第一个眼已失明，声音也是差不多不能自闻的了，他说：『我看主是何等的可贵。他把我视力拿去，为要给我那更美的。现在因着信，我心里的眼睛看见主，并且他是快要来接我去与他永远同住。』

住在他邻近茅屋里的同伴的脸，是烂到这种地步：甚至舌头都露出来了，他喊着说：『主耶稣是一切，是的，我看他是一切！我不懊悔，他是我救主，我也晓得他要再来接我。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0.【神用那卑微的】我本省之某镇，素以凶恶著名的。那罪恶的急流扫过这地方，所以那里少数的基督人，似乎是力不足以在此中站住。某夏季，邻近有一帐幕布道会。在悔改的人中，有一位目不识丁的人，名叫『呆子铁姆赫金司』，他因好奇而赴会，却是最奇妙的蒙主拯救。

当他回到他罪恶之乡去——因他是本镇的居民——他的魂是在他里面受了激动。他从这家跑到那家，不敲门就进去，大声的用可怕的惊句问人说：『永世来时，你要怎样呢？』

他就尽他的力量，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。他并不说别的话，只说：『永世来时，你要怎样呢？』定罪的箭，射得多而且快。居民『想念到神，就难过了。』那几个基督人因被他们新的同道者所激动，也就活泼起来，去请了一位传道人来。接着就有大能力的复兴，并且对于灵魂也有很大的收成；在那讲者的追忆中，那污秽罪恶的社会是更新了，一个礼拜堂是建筑了，有一个大聚会和主日学成立了，——这一切都是因着那位天上差来的使者，他用『永世来时，你要怎么样呢？』这句话，把他们从他们的梦中惊醒起来的效果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1.【**醉酒者的遗嘱**】以下是一位醉酒者的遗言，是当他自杀后，在他房中椅子上找着的。如果把他说出来，真是有些太严肃，也似乎是太悲伤了：『我遗留给世上的，是一可废弃的品格和一败坏的模范，我遗留给我父母的，是一个在他们衰弱的年龄几乎不能担当的忧愁；我遗留给我兄弟姊妹的，是尽我所能的给他们许多羞耻和不恭敬；我遗留给我妻子的，是一个破碎的心和满有羞耻的人生；我遗留给我每一个儿女的，是贫穷，无学识，一个坏品格，并且纪念他们的父亲睡在一个醉酒的墓中，也是往醉酒的地狱去了。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2.【**万事互相效力**】英国的月博士（Dr.Moon）当极活动、极出名的时候，他忽然变成一个瞎子。那时他就大大怨神说：『现在我把自已关起来，叫世界与我无分无关了；我所追求的学问、我所学习的技能，等于无用呢！』但有个问题对他说：『到底我能不能帮助瞎眼的人有读圣经的可能呢？』

正在他自己眼睛不能看见的时候，他就发明所谓盲人认字法（Moon System），叫不能看见的人可以读书。现在各国多采用这法子，使世界几百万人能读他们本国的语言的圣经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3.【**稳在主耶稣的膀臂**】有一天，姊妹二人正游戏时，口唱：『稳在耶稣的膀臂』之诗，姊妹问妹妹说：『你何以知道你是安稳的呢？』妹妹答说：『我手握主手，我知道我是安稳的。』姊妹说：『假使撒但来抓去你的手离开主的手，你又如何能安稳呢？』妹妹面顿变苦色，沉思好久方说：『哦！我错了，因我忘记是主牵我的手，撒但不能抓去他的手，所以我是安稳的。』主耶稣说：『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（信的人）夺去。』（约十：28.）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4.【**不是为主作一点事**】查门是莫勒的朋友。有一次，人问他说：『你是不是劝初信的基督要为主作一点的事呢？』他说：『不，我是劝他们要为主作一切的事！「无论作什么，或说话、或行事，都要奉主的名，借着感谢父神。」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5.【**给我们的仇敌吃**】当一八五五年，纽西兰有一次的战事。浪军和他的兵士扎营在卫尔托河旁。这时候他们正是缺乏粮草，只好坐待他们仇敌默烈斯人的攻击了。现在他们看见有几只大船沿着河

湾而来。上面所载的，并不是拥挤着许多凶猛的勇士，却是好些有乳的山羊和蕃薯。

那些默烈斯人对他们说：『我们听见你们是挨饿。一本传教士所带来给我们的书上说：「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！」你们是我们的仇敌，你们是饿了，我们就给你们吃的，不过是如此而已！』这些船离开他们向曼利曼利而去，好像并未遇着什么非常的事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
[译]

16.【律法和爱心】在我所作的见证中，有一件最使人注意的事，就是在一八八三年到一八八四年，当那可敬可爱神的使者慕迪和孙盖到伦敦的东部来时。那里的大会堂是盖在居民稠密的中心点，就是上千的工人在工厂中作工和住宿的地方。某礼拜一，是他们预定对无神派、怀疑派，及各等自由思想家讲道。

那时，却亦使勃兰特拉夫，是无神派中的首领而称雄于当时者，他一知有这样的聚会，就吩咐凡他所设立的各会所，在那晚上，全行关闭，并叫所有的会友，都到会堂里去。这样作，就有五千人从各处来到，占满了座位。

开会的时刻是比平常早些。唱完第一首诗后，慕迪请他们拣选他们所欢喜唱的诗，这种发问，不过引起好多笑声，因为无神派的人是诗和歌都没有的。慕迪是讲：『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；他们的盘石不如我们的盘石。』（申二二：33.）他就滔滔不绝的讲起来了。从他的经历中，讲到基督人和无神派在他们临终时，他所受感的事实，也让这班人自己断定是谁把他的信心和盼望放在最好的根基上。

厌恶的眼泪，是从许多人的眼中挤出来了。这一大群的人，有顶深刻顶坚决向神的反抗印刻在他们的面容上的，面向着那攻击他们最弱点——就是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家——的烈火。但在这篇道理讲完后，人必要想这是无济于事的，因为并未触动他们的智慧或评议的才能，也没有使他们有所信服。

尽末了，慕迪说：『我们站起来唱「惟信靠主」，我们唱的时候，请招待员把门都开了，使凡愿意离开的人可以出去，此后我们要为了那些要到救主面前去的人，有平常问道的聚会。』照我想来：『一切的人都要狼狈而去，不过是剩下一所空屋而已。』然而正相反的，那五千人起来唱诗后，仍坐下，并无一人离座。

我不能我不要

以后又是怎样呢？慕迪就说：『我要把四件事——接受、相信、倚靠、得着主——解说给你们听。』一大阵讥笑是显露在他们的面上。对于『接受』讲了还没有几句话，他有一个请求：『谁要接受主呢？只要说「我要」。』从在会堂后面沿边站着的人群中答应他。有一人咆哮说：『我不能！』慕迪就回答他说：『朋友，你是说实话的；我欢喜说实话。听着中，在聚会完毕之前，你就要说「我能」了。』

然后他解说第二件事『相信』，就提出他第二个请求：『谁愿意说「我要信主？」』从靠边的人中，就有几个人回答他，直到一个伟大的人，就是他们会中的领袖人物，喊叫说——『我不！』大

量的慕迪，被温柔和慈悲所胜，含泪带笑地说出断续的话来是：『对每个在这里的人，今晚就是要
有「我要」或是「我不要」的决定阿！』

无神派是失败了

忽然他使众人注意到他所讲浪子的故事，他说：『争战所注重的，不过是在乎意志。当那少年人说「我要起来，」就打了胜仗，因为他已经折服他的意志；并且今晚就是凭依在这一个最要点上。各位，你们的英雄，就是说「我不要」的人，是在你们中间。我要凡在此信他——说我不要的人——是应当跟从的，这人，请站起来说「我不要」。』众人默默不语，屏气无声，也无人起立。慕迪大声说：『感谢神，无人说「我不要」。现在，有谁说「我要」呢！』

立刻圣灵好像把这一大群人从耶稣基督仇敌的捆绑里释放了，有五百人跳起来，满面流泪的喊着说，『我要，我要。』屋中空气是改变了，仗是打胜了。

刻间聚会告终；就开始作布道的工夫，从那一晚上到这礼拜的末了，因着折服他们的意志，约有二千人从仇敌的队伍中出来，进入基督的军队中。他们听见主说：『起来走罢』，就此跟从他。这工作的永久，就是在数年后仍是可证的，从此那些无神派会中不再有他们的脚迹。神因他的怜悯和大能，用福音把他们从其中救出来了。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7.【**误了火车得着基督**】现在正是早晨九点钟。那八点五十分的一班火车，已在美丽的小站旁稍停，等乘客上车后，乌乌离站而去。一位年老的站长，已在这公司中作事多年，在他受火车的刺激后，从事休息，以得一点钟的安静，他面向着那茂盛的花的小园，就是因他用去一切工夫而得的感恩的酬报。

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声，继续的就见一个人急忙的走来，他生气的样子，是显然可见，正与他脸上的红热是一样的，他的急迫和骚扰，虽使他不能说话，然而他还计算要对汽车司机大大的施以责骂，因为他的疏忽，没有去叫他，以致他赶不上这班车。『我愿意给你二十五元，却不愿意在今晨迟到。我真不知怎样作才好。』

自然，在这种光景中，只有一个正当的办法，就是安静地在那里等候十点钟开到的那一班车。然而这个可怜的人，现在尚未能十分定下心来，预备作什么事。那站长是一位慈善殷勤的人；他已多次遇见这种事，也就晓得——就像他所说的：『最好就是让他们自己这种样子，因他们快要恢复原状的。』所以他就忍耐地等着，直等到那位客人在月台上往来踱步的速率减少了。

现在他才敢说：『行生，在这里面有一舒服的候车室，不知你愿否进去坐坐。』这位客人就转身跟着他，进了那小而舒畅的房间，室外面有攀援着的玫瑰花，和十分清洁的空气。室之中央有一圆桌，其上列好多种的劝世文——对于这班飘流疲倦的人们，它们是神所祝福的小使者们。它们都是最合式，也是容易引起人注意的；因这位客人欢喜在他休息的时候有所事事，就此从头翻着看。他拣了一张坐着去看，这时候，站长回到他的小园中去了。

他自己相：『他真是很安静阿。』后来他抬头看着钟，见长短针已指到火车快到的时候。已有些乘客陆续来到，票房也已开门等那要来的火车。这位客人仍在原处坐着，俯首看那张劝世文，就是

一篇长的，他是完全被内中的讲论所吸引，使他忘了时候。站长说：『先生，火车已在望了。』

他从位上跳起来，像才睡醒的人，喊着说：『火车来了么？你肯不肯把这篇劝世文卖给我？我要再看呢？』『先生，你可以拿去，并且我是欢迎你拿去，有一位慈爱的女士，把这些给我的，她必是欢喜看见你要这个。』『谢谢你和她。』一分钟后，他已是在火车上了。

一月之后，站长在月台上。当车停的时候，一位客人从车上下来，站在他面前，伸出手来说：『你还认识我么？』『先生，我仍认识你。你就是几礼拜前因误时而焦急的那一位先生。』

我原是不必如此的。那早晨我误了时候，却得着了救主。哦，这篇劝世文是何等的好阿！我以前总是忙着经商，所以我自己没有工夫想到神，或看些关于神的书；然而我受不住那劝世文上所问的严重的问题。我愿有时候以告君一切；但是，你何以告诉给你劝世文的那位女士说：那劝世文已把我领到主耶稣面前，我也尽我所能的，买了一批发发——许多劝世文送给人。这是我从未有过的快乐。

汽笛的鸣声，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那位老年的站长心中很是快乐，当他看着火车慢慢的行动而去，并看见众人中间一位发光而满有喜乐的乘客——『一位在基督耶稣里新造的人。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8.【我为主工忙时肚子已经饱了】有个热心贫穷的女信徒，每逢主日，必去礼拜擘饼，并引导亲友去听道理，面上常带着无穷的欢喜快乐。亲友们见她，就希奇地问她说：『你通道后，我们看你一定是发财了！从前你天天做工，还是衣食艰难，现在你礼拜天都不做工，还有饭吃！我们看你一定是发财了！』

她就好笑地答道：『世上的财，我是没有；但是我已经得着「天上的基业」；和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了」。我还得天天做工，才有饭吃；但是一到主日，我就为主的缘故不作工，将主日完全献给主。我礼拜天去聚会擘饼、礼拜，请人听道，为主作见证，已经叫我很忙了。我为主的工夫，忙的时候，我的肚子已经饱了。不是说，我不作工，也有饭吃呢。』圣经是说：『若有人不肯做工，就不可吃饭。』（帖后三：10。）主耶稣说：『我有食物吃，……我的食物，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作成他的工。』（约四：32~34。）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19.【无论生死】苏格兰有个热心的牧师，临终时，有个朋友问他到底视死如何。他回答说：『朋友哪！无论生死，我看真是一样的：我若死了，我必与神同在；我若活着，神必与我同在。』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20.【展期的刑罚】教会中的亚拿尼亚和希律并非最先或最后遭遇立刻的刑罚的人（徒五：5，十二：23）。但是，有很多充分的理由，使神收回他的手，迁延年日，给人以最后悔改的机会，而表明他的洪恩：『用忍耐的心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』有的因为罪恶尚未成熟；有的因为会累及妻子，除非刑罚迁延，他们要无辞的被灭。总而言之：现今非审判的时代阿！

去年有著名小说家，路易在美国肯撒教堂演说的时候，就拿出表来，给神十分钟击死他；英格数（Colonel Ingersoll）也这样的悔慢神。巴克博士（Dr. Joseph Parker）就说：『那些人以为用十分钟

就能竭尽永生的神的忍耐么？』

美国某报某日说：『美国牧师围顶喜欢除去英格数君。然而他不死，又不肯受感，更不止演说！』就是那一天的日报记说：『著名不信家英格数，今天下午一点半，死在家里。家人请他吃午饭，他从椅子起来要走到饭堂之时，忽然跌倒地上，气绝而死。「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鉴察，如今命各处的人都要悔改；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作可人的凭据」（使十七：30.~31.）」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21.【一个新派的悔语】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，蒙主领他回头过来。有一次他来加拿大讲道说：『昨日我收到我的旧同学去世的电报。因我曾在他生命里撒疑惑的种子，他就舍弃牧师的工夫，去做律师。昨夜是我一生最烦恼、最黑暗的一夜。我领他走迷了路；但是我决不能再领他回来了！今已太迟了！奈何？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《基督人报》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

22.【圣经的由来】『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。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』（彼前一：25.）圣经『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』（彼后一：21.）

这本圣经，大概是用一千五百年才写完的。最先的几卷书，是摩西在前三千五百年所写的，最后一卷书，是使徒约翰在一千八百五十年前所写的。有一古时的遗传，说挪亚曾带着一些的书卷，到他的大船里，但主耶稣是显然说摩西是首先写圣经的人。在四百年以前，圣经还没有印行时，所有的圣经，皆是从手抄来的。这都是文士们所作的。

历史家告诉我们，他们如何抄写圣经：他们极其小心抄写，不但算圣经有几字，并且算有几个字母。若是抄错一字，就将全篇一根都毁灭。他们将圣经抄写在清洁的羊皮上面，抄写的人，须大声将每一个字读出，然后才写。他们写到『神』的名字时，他们就须先将他们的笔，小心擦干净，然后才写。他们未写『耶和華』三字以前，要洗他们的全身，不然，他们就以为污秽了神圣洁的名字。

有一次，有一个拉比庄严的警告抄写的人说：『你们当注意你们的工作。因为你们所作的，乃是属天的；若是你在抄写上，减少或增多了一个字，你就是一个败坏世界者。』

但是我们怎能晓得我们现在经，就是与古时被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，是一样呢？摩西、先知、以及使徒亲手所写的原本，还在么？若非神把他们藏在什么地方，现在实已没有了。神所以不要人找着，是因为恐怕世人礼拜那原稿。

虽然圣经的原稿现在已经没有，但有三本极旧的抄本还在。这三本的圣经，都是在第四世纪，大概就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。这个证明我们现今所有的圣经，是与一千五百年前人们所有的圣经一样的。当第四世纪康士坦丁为帝的时候，他曾定写五十部的圣经。这是在主后三百三十年。所以有人信这三本的老圣经，就是从这五十本中来的。

我们如何晓得这三本圣经，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呢？有一个理由：因为圣经里面所用的字体，乃是同那个时期的字体，在那个时候，希腊人都是大写字母，并且在每字中没有隔开的地方。例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，若是在英文，就是这样写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

畏铁肯古卷

有一件最奇妙的事情，就是这三本抄写的圣经，是藏在基督教三大宗派之中——天主教、希腊教、和改正教。这三本中最旧的抄本，是藏在罗马畏铁肯（Vatican）图书馆，所以就名叫畏铁肯的抄本。我们晓得天主教保存这抄本，已经五百年了。但他们是从那里得来的，我们尚不能晓得。

这抄本是很大的，大概宽度有一英方尺，计七百五十九页。这抄本虽然因为时间长久，以致有几页已经脱失，但是还是一本最完全的圣经。这抄本的创世记第一章到第四十六章，和提摩太、提多、腓利门、启示录的第一二章，皆已失掉。

西乃古卷

这个是第二本旧抄本。这是属希腊教的。藏在俄国圣彼德堡国家图书馆里。这抄本是写得非常好看，在一百张的羊皮上面。这抄本是一个德国著名的文学家地前都福博士（Tischendorf），在西乃山（Sinaitic）下的一个修院中的一大破纸堆（修士以之生火用的）里找出来的。

当那修士晓得这抄本是宝贵的，他就只应许地前都博士拿了几页去。过了十五年，地前都博士带同俄国皇帝的一队护兵，又到这修院里拿回所余下的宝贵圣经。地博士是在主后一千八百四十四年，在这修院里得着这个抄本的。但是那修士从什么地方得着，尚是不能晓得。这抄本的新约是完全的。

亚力山大古卷

亚力山大（Alexandrian）。这是第三的旧抄本。是属英国藏在博物院的。这抄本是分作四卷装订。旧约失去十页，马太福音失去二十五页，约翰福音失去两页，哥林多书失去三页。这抄本是康士坦丁总主教斯多，在主后一六二八年，送给英皇查理第一的。斯多总主教，从何处得来这抄本，也尚未为人所知。除了这三本最旧的圣经以外，还有许多圣经的旧抄本存在，大概有一千五百本。还有一本，比前三本更旧的，就是名叫：

以法莲抄本

这是属法国巴黎图书馆的。这抄本所有的字，给古时愚昧的老著作家擦去；因为他们想用这羊皮去写另的书。大概在八十年以前，人用一种的化学品，又使圣经的字迹现出来，所以现在人又可以诵读了。

教父的见证

当我们研究这几卷旧抄本之后，我们看见这本所失提的，那本没有失掉（除了创世记的几页以外），所有我们家里现在所有的圣经，与主后三百年信徒所有的是一样的。然而现在还不能证明到底这圣经是否和古时教父的著作，证明古时他们所有的圣经，和我们的圣经一样的，教父，就是在使徒死后，那些代替使徒作教会领袖的人。这些教父的著作，现在还存在。

前几年有一个人名叫大约浦 (Dalrymple)，查出一件出名的事情，就是在教父的著作和书籍中，所引的新约经文（除了十一节以外），都是与我们的新约一样的。教父阿利根，生在主后一百八十五年。在他几本的书籍中曾引用全新约三分之二。教父大士林，生在主后一百五十年。他的书籍，曾引用新约的经文节二千五百处，他逐章引用马太、路加、约翰。以莲里亚斯，生在主后一百三十年。在他的著作里，曾引用新约一千二百次。亚力山大的革利免，生在主后一百六十五年。在他的著作里，曾引用新约三百二十次。

罗马的革利免、坡旅甲和伊格那丢，各教父，都是生在各使徒未死之前的。他们皆认得各使徒，并也曾和他们谈话过的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三节，讲到革利免是他一个同作工的人。革利免是在使徒约翰死后第五年死的。革利免曾写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，在这信里面，他引用使徒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路加的话，他并且引到罗马书、哥林多书、帖撒罗尼迦、提多、雅各、彼得、希伯来、和使徒行传。坡旅甲是使徒约翰的门徒。

坡旅甲曾写一封信给腓立比教会，这封信是很短的，用十分钟就能读完。在这封信里。我们能找出马太、路加、约翰、行传、彼得书、罗马书、哥林多书、加拉太、帖撒罗尼迦、以弗所、腓立比、歌罗西、提摩太、和提多各书信的话。伊格那丢认识安得烈和约翰，并同腓力的几个的女儿是很熟的。他告诉我们。马可曾写一本福音，马太也用希伯来文写一本福音。他也晓得启示录，并且说这书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看这几个教父的著作，和书籍，我们就能晓得使徒未死以前，新约就已经存在了。

比时陶和旧拉丁文

我们也有个事实的记载，就是在使徒死后的第一世纪里，新约就已经翻作两种的文字了。第一是名比时陶，特意翻译给叙利亚人用的。第二是旧拉丁文，翻译给北非洲人用的。将这两种的新约合起来看，我们就晓得，除了彼得后书以外，其余都是与我们现在所有的相同。这样能够证明新约圣经，不但在第一世纪里就已经有了，并且已经翻为译别的语言了。

主耶稣的圣经

以上所说新约，是使徒写的之证据，凡诚心研究真理的人，自然都要满意。但是旧约到底如何呢？当我们听基督的话，看他常时引用旧约的话我们就知基督在世的时候，旧约就已经有了。我们也晓得，旧约在基督二百八十五年以前，就已经存在了。因为在那时候，埃及人已经将旧约从希伯来文翻作希腊文了。这就是七十士译本。

我们也晓得清楚，基督和他的使徒所有的旧约，和我们现在所有的，乃是相同的。因为他们所引用经文的话语。和我们今日所用的旧约，是完全相同的。他们总共引用我们的旧约 639 次，其中从摩西的五经，有 191 次，从诗篇有 101 次，从以赛亚书有 104 次，从其他先知（平常所谓小先知书）的书有 30 次。

这样看来，我们老旧巍巍的圣经，乃是神用他的大能大力，用神迹保存、看管、保护，以经过这长久的时期的。一九二七年七月《基督人报》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倪柝声、魏光禧

合译]

23.【一谈教会】基督人，近来因受非基督教『洋奴吃教』的攻击，和『中西待遇不平等』的感触，并为免除教案的种种原因，遂有中华基督教会之设立。至于各西差会的教士，也有深望中国的信徒，能以自立、自传、自养，不愿倚赖母会的。但是，中国信徒如却自立教会，则当查考圣经的教训，以资借镜。

起初的教会[原文选会]（Ecclesia）并无华、英、美、德等等的分别。更没有浸礼公、美以美会、圣公会、长老会等的名目。按照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14.节所说，神是从各国中，选取人归主耶稣基督的名下。那所选取的人，都成为一个团体，不分国界、种族，乃是借着圣灵联络，作神的灵宫。

古时犹太人有圣殿为耶和华之名的居所。现在自然没有人手所造的殿为耶和华之名的居所，乃是选会『靠着基督联络合式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；……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』（弗二：19.~22.）灵宫一面虽是圣灵所建造，一面也有基督人的工作。惟圣灵所作的工夫，可以永远常存。而人所作的工夫却不尽然。圣殿的根基基督已经立好了。但各人在上建造的工程，必然显露。到审判的日子，要将他表明出来，有的工程要被火烧了，有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（林前三：9.~17.）。

人的身子四肢四体，都是连于头部，受其管理。选会也是如此连于天上的元首基督，靠着祂筋节得以相助联络，就因神大得长进。这样看来，选会只可认天上基督为其元首，在选会中作主，并认祂是借着圣灵引导各人。如以弗所书说：『我们各人蒙恩，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。所以经上说：祂升上高天的时候，掳掠了仇敌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。[既说上升，岂不是先降在地下么？那降下的，就是远升诸天之上，要充满万有的。]祂所赐的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师和教师；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；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；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，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；惟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；全身都靠着祂联络得合式，百节各按各职，照着各体的功用，彼此相助，便叫身体渐渐增长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』（弗四：7.~16.）

这样看来，选会既像圣殿，也像人的身体一般。若论圣殿，则我们能看神的工作也能见人的工作。若论身体，则头为一身之主，头的神经密布于全体，不但使肢体听头的命令，也使肢体彼此相顾。这样，基督为选会之首，祂的灵运行在选会中，而选会中人，也当彼此服事。神的旨意，照着圣经所指示我们的，本来应当如此。但是许多人所作的工，是用许多见火就焚毁的材料为材料；所以把那身体弄得四分五裂；致选会在世上，分门别类，成了无数的团体。

试问分门别类，是上主的工么？这许多的团体，是因圣灵而成的么？圣经说：选会献给基督，如同贞洁的童女，许配一个丈夫（参林后十一：2.）。当日基督虽然在世被人弃绝，但祂在天上却得着了尊贵荣耀为冠冕。而现今在世的选会则还未亲眼见过主的荣耀。当日魔鬼要主耶稣拜他，主若俯从他，就立时得着万国的荣华。但主耶稣拒绝说：『经上记着说：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事奉祂。』（太四：10.）如今选会经过世界，好似主在旷野，也是受了撒但的试探，可惜她变腐败了，以至于不弃绝世上虚荣，倒反以为可享。『岂知神的家就因此变成污秽，成了鬼魔的住处，和各样污秽

灵的巢穴。』(启十八：2。)

惜乎现今的选择会！不持定元首，而四肢四体，不为互助，反倒分裂。好像童女，不守贞节，却行淫乱，我们看启示录，就知羔羊婚娶的时候未到以前，淫妇必要受可惧可怕之刑罚，那不冷不热的老底嘉要从主的口中吐出。

或问事已如此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既然许多会名，不合神的旨意，我们可设立一个更正的教会么？究竟，在这末后的时候，能复兴选会全体么？答：不能。我们信徒没有一人，能不负选会破坏的责任。我们只得承认全体的罪过，是我的罪过；并且仰望神的怜悯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追求公义、信心、仁爱、和平。神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，上面有这印记说：主认识谁是他的人；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人，总要离开不义。

选会不分国界，信徒对于国家，虽有当尽的本分，却不能干预地方机关的政治。若不然，就不合主耶稣的道。因主曾说：『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；』(约十八：36。)请问今世有权位的人，可曾认基督为主么？既不信主为主，选会不洁身自爱，而与他们为伍，岂不是与世界行淫么？兄弟阿！务要省察这事，免犯那可恨可怕的行淫之罪。

往往见基督人好用权势，以为是理所当然。那知完全与基督和使徒的教训相反。因为主曾说：『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！』(太五：10。)[人为人子恨恶你们、拒绝们、辱骂你们，弃掉你们的名，以为是恶，你们就有福了！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；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](路六：20。~36。；提后二：9。~13。)

现今的世代同是选会与基督一同被弃绝、一同受苦，而当忍耐的时代。主耶稣将来要得荣耀，选会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可惜教会在世争夺权利，违逆了基督的命令。所以顺从基督命令的人必定注意：信的『和不信的原相与，不要同负一轭；义和不义有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与撒但有什么相和呢？信主的与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……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作你们的父，你们要作我的儿女。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』(林后六：14。~18。)

或说，各样的会名难以除灭，何不作个联合会呢？请问那各样会名，是出于神呢？或出于人呢？既出于人，何能存留呢？假使存留，岂不是反抗圣灵合而为一的工么？各样会名变成联合会，乃是人的工作，不是圣灵的工作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圣灵早已叫选会合而为一，信徒若人人认圣灵的工作，全会不合而自合；又何需乎组织联合会呢？

总之，神选取人归基督的名下，这乃是选会。选会只认主耶稣的名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聚会，因信主耶稣得着灵为印记。不识别的名称，只认那一位在地上被人弃绝，在天上为神所荣的基督，与他联络，与他一同受苦受辱：在世人中间无地位、无名望、无权柄。荣耀是在乎将来。至于现今在上世已得荣耀权柄的教会，就想起圣经称她为淫妇。兄弟阿：『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神就收纳你们，神要作你们的父，你们要作他的儿女。』[亨利]

[注：此篇是一位西国弟兄写的。他是不属任何宗派的。他相信基督人在今世的份额，并非荣耀，乃是苦难的逼迫。他以为要挽救现今教会纷争的光景，并不是由人意组织主耶稣所无的联合会，

乃是由明白神旨的信徒，各自离开他自己的宗派，而只奉主耶稣的名聚集。我相信这是圣经的教训，我们应当查考。虽此篇中有许多忽略，和词不达意的地方，愿读者幸勿以词害意。]一九二六年一月《基督人报》——倪柝声《造就故事（卷二）》[译]